



于成松作品——南极考察队员

海，在这之前，他曾有三次与死神的“亲密接触”，而这一次，则是最近、最凶险的一次。

在去之前，为了安全起见，于成松向老队员请教了在冰川上如何行走安全的经验，老队员告诉他，冰稍微凸起的地方都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地方去年的冰没融化，今年的冰又生成了，所以比周围高。

小心翼翼踩着冰川上凸起的地方，于成松带领着队员走到了冰海4、5里的地方，他站在一片凸起的冰川上，以一座巨大的冰山为背景，开始拍照。就在他回头的一刹那，发现刚走过的冰川迅速裂开了巨大的口子，像一道无底的河流，他的心瞬间被冰冻住了：只要再晚一步，他和队员们就葬身冰海了……

他们小心回到岸上，等候他的中山站站助理小孙一下把他拉进车里说，赶快离开这里，危险。上车后，听到小孙用对讲机喊：“直升飞机不用起飞，他们已经安全返岸，直升飞机不用起飞，他们已经安全返岸”。

“我们回到站上，准备救助我们的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还没停住。我听站里的人说，当时整个南极队友都在呼救我们！想想都后怕！”

之后几天，于成松都回不过神来。在庆功宴上，他喉咙发硬，喝进口里的啤酒想吞吞不下去，想吐吐不出来，“如果我没了，家里亲人和孩子只能向着南极的方向猜想那可怕的地方，危险时刻，强大的祖国，才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

于成松对世界风光的虔诚，对南极的敬仰，终于感动了上天，把他的惊险化成了神奇，用危难丰富了他的经历，为他的《世界风光艺术宣言》添加上惊奇，悲壮，厚重的一笔。

【记者手记】

跟随着摄影记者在地铁站等待，身穿酒红色外套的于成松开车过来接我们去他画室，今年57岁的他完全没有一丝老态，偏瘦的身材，神采奕奕的精神状态让他看起来只有40多岁。车上还有他女儿，车门打开后，他女儿下车来迎接我们，我跟摄影记者很快坐到了车的后排，我们客气地跟于成松打了声招呼，只见车就发动了，而于成松的女儿在后面追了上来，边追边喊，我还没上车呢。

喔，我以为你上车了呢。于成松认真地说。我跟摄影记者不禁会心一笑：是啊，世俗人的顾虑周全在他那里完全没有，在随后3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更是发现了这点。聊到一个开心的话题，于成松会讲得十分投入、动情，他细腻、敏感，缺少世俗的“江湖气”。

讲到在西藏当兵，在海拔5000米的山上砍柴的经历时，他不无遗憾地说，那些树木长了几千年，那样砍掉真是在毁坏生态文明啊，可惜当时都不知道这些。

他略微沉思的时候看起来十分温文尔雅，讲到热络处，又感觉是十足坦率、不设防的一类人，他曾在去南极前写下遗书，他曾在感慨南极风光秀美无双时，又略微惋惜地说，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可能我们踩的一些脚印是人类第一个脚印，但这样是不是又把极美的自然景观给打扰了？

他推崇舍生取义，有着很强的爱国情感，2013年他带队去过钓鱼岛，去了南沙群岛，回来后就发起成立了护疆和平基金，到目前为止，已累计投入600余万元，他希望通过艺术的形式向世界展现中国人守护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他曾在美国的休斯顿和法国的卢浮宫广场，展览了描绘中国边疆之美的画作，他渴望让全球的华人都团结起来，保护祖国秀美河山的完整。

他说，从南极归来，他怀着强烈的感恩之情创作了中国百年百肖像作品，感恩给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人们。能将这些作品与观众见面，是他心中情愫的最深释放；能将这些作品复制后由马克思博物馆珍藏，是他最大的荣耀。

如今，他正在创作“习总书记与人民在一起”的百幅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将于2021年完成。同时，他创作的包括各国风光在内的百卷《世界风光》画集的计划也在实施中。他说，名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能在人生的坐标上写上浓重的一笔，此生就没有白来。



■凭借绘画特长成为一名军人 ■绘画30年创造了复合油版画 ■一生不为名利用情作画

他用独特的复合油版画艺术创作的《中国风光画集》系列34卷，被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选作礼品画册，成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的重要见证；他创作的“中国百年百肖像”中国画大写作品制作成百米长卷，巡礼美国华盛顿广场、费城独立广场、纽约时报广场及联合国大厦，被媒体称为“毛泽东带领他的团队检阅美国”；他发起护疆和平基金，呼吁全球华人共同保护祖国疆土的完整；他在新千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第一天在南极发表《世界风光艺术宣言》；他的《你好，和平！人类百位巨人肖像》《你好，美国！影响世界百位美国人肖像作品》系列中国画作品成为世界肖像艺术里程碑……他就是世界第一位在南极举办个人画展、被授予“中华环保绿色使者”称号的著名画家于成松。

许愿“用激情的笔，描绘祖国多娇山川”

近日，记者走进了“中国南极画家第一人”于成松的画室，听他讲述了他丰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

“湛蓝湛蓝的天空上，一星半点儿的云彩，如拉长的白色丝巾，随意飘荡着，海拔4000、5000米的青藏高原上，厚厚的积雪，若撒盐，若柳絮，将大地包裹，一望无垠的白色世界里，几个赤裸着的藏族男孩在雪地上尽情追逐、欢笑，仿佛凛冽的天宇下跳动着的神魂附体的精灵。”

来自四川西充、国家一级美术师于成松若有所思地向记者回忆起了曾让他震撼的一幕：“这一幅画面实在太美，让我震撼，但更震撼的是——在雪地里赤裸着跑，这些孩子该多冷啊，要知道，我们当时都穿着厚厚的棉袄。”

让于成松印象深刻的这一幕发生在他去西藏当兵的路上，当时不足18岁的他，凭借绘画特长，成为一名军人，这让他自豪不已。

后来在西藏生活习惯后，他也尝试着在雪地里近乎赤裸的感受大自然的美，发现并没有想象中寒冷：“你知道吗，来到西藏，让我开始意识到，大自然简

直鬼斧神工，有时美得震撼美得惊险美得梦幻，有时美得让人洗心。”

在当兵期间，于成松渐渐适应高原气候，开始享受唐古拉山脉的美：裸露的山岩，或灰或褐，茫茫连天，弯曲的河流，像丝带像彩虹，缠绕山丛，河水与天空争宠，湛蓝得晃眼，乘车爬了几小时的山路，眼前的山梁还在眼前，山的高度好像只能是传说，自己无法用眼睛丈量……这都给于成松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

“我以前知道山上有水沟，有泉水，但我从来不知道山上还能盘旋一条条河流！小的时候，一座几十米高的山就给了我巍峨的感觉，可在唐古拉山，自己都很难相信正处在5000多米的海拔高度上，大自然给了人多少惊喜！”

那时候学绘画只有短短几年的于成松，开始在心里立下了宏愿：“我要用激情的笔，描绘祖国壮美而多娇的山川！”

创作的《中国风光画集》被选作奥运会礼品

军营的生活，对于成松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磨练，他从小没怎么干过重农活，身材瘦弱的他曾爬到几千米的山上砍柴，有的战友能背200多斤柴，而他背70多斤的柴还掉队，还需要指导员来接，他在废旧的煤矿捡过煤炭，但捡的也比别人少，每次半夜时分的紧急集合训练，都是最磨练的时候。

30、40多斤的迫击炮筒背在肩上，一声号令，于成松跟战友们就开始跑了，很快，于成松感觉两腿像灌了铅，沉重得迈不了步，眼前的视野开始晃动，很快，他失去了知觉，摔倒了……几十秒后，他回过了神儿，排长背起他肩上的迫击炮筒，开始跟着他一起跑，看于成松能跑起来了，排长马上把炮筒放到了他的肩上，很快，于成松又累得失去了知觉，摔倒了……排长又过来背过炮筒，于成松恢复意识后自己爬起来，接着跑，排长再把炮筒放他肩上，如是往复……最多的时候，曾连续跌倒3、4次。

“那种累到失去知觉真是用语言形容不出来的苦，没有人扶，再累，再苦，要自己爬起来，这段经历培

养了我坚韧的品格，在后来几十年的绘画生涯里，物质上的极端贫穷，绘画过程中的极度艰辛，每次跌倒、挫折或磨难，我都坚持下来，有了部队的磨练，没什么能打倒我。”

在之后近30年的时间里，于成松通过对不同类别颜料和不同溶剂的融合，掌握了具有色彩稳定的，耐酸、耐碱、耐紫外线照射，与普通油画颜料相同性能并适合自己创作使用的独特颜料；在创作实践中，他摸索出拖、提、压、转、起、伏、刮、旋、遮、隔、漏、添、盖、洗、脱、印、冲等多种自创技法，创造了新的画种——复合油版画，受到美术界和社会的普遍肯定。

而他创作的34卷《中国风光画集》被选作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礼品，这成为于成松绘画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个在南极举办个人画展的画家

“我有一个梦想，用画笔向世界展现美丽的中国，向中国观众和世界展现美丽的世界。”于成松画中国风光出名后，就产生了画世界的梦想。

2009年10月，中国国家海洋局批准于成松随中国南极科考队去南极收集《世界风光·南极》画集创作素材。南极！传说中踏出去的每一步都可能可能有生命危险，在旁人看来，这绝对不是美妙的探险之旅，但对于爱好新奇、挑战、流连自然风光之美的于成松来说，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南极，有着一望无际的冰盖和冰川，有着亘古苍茫的壮丽之美，我曾向往了那么多年，当机会来临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踏上南极的土地，虽然知道那里是‘可怕的地方’可能有死亡的威胁，但用画笔描绘南极，成为庄严的使命紧紧占据了我的心，是的，我一定要去！”

南极之行，对于成松来说，还有一重要意义——那就是他准备在南极举办个人画展，他也因此成为在南极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人，并发表“2010.01.01世界风光艺术宣言”，邀请世界上百位著名宗教领袖、社会名流一起作为世界风光奖励基金的奠基人，保护人

类共同的家园。

在长年累月用画笔记录中国山川江河美的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像魔鬼的影子，紧紧纠缠着、深深敲打着于成松那颗流连祖国山川风物之美的“心”，“呼吁更多人来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逐渐成为我最大的心愿。”

在南极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连绵起伏的冰山，蔓延到天边，整个世界都是白茫茫一片，暖暖的阳光斜斜照射到冰川上，闪着碎金子般的光芒，异常新鲜的空气，每呼一口，都感觉心旷神怡。被风雕琢得千奇百状的冰川，将大自然的匠心独运之美表露无遗。南极，真是一片神奇的圣土！”于成松用充满诗意和激情的语言表述了南极带给他的“震撼”。

这“震撼”里，除了自然之美，还有生死未卜的“凶险”。

动辄零下30、40度的极寒天气，动辄7、8级的大风，看起来坚硬的冰川，每踩一步，都可能掉到冰窟窿里，明明看着是完整的石头，然一踏上去，石头就碎成末了，原来石头早被常年风吹“酥”了。只要一生病，哪怕就是小小的感冒，都意味着无法治疗，只能“等死”——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每一步、每一天里。

在南极极端的天气，艰难的生活里，最让于成松感动的是科考队员们的奉献和坚守精神。

科考队员们踏上海南，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远离亲人，远离舒适的生活，长期受强烈紫外线、大风的“洗礼”，他们的脸颊冻得黑紫黑紫，脸上还有一道道吹得咧开了的缝隙，嘴唇肿得都外翻了；就是在这样的极端环境里，他们还要坚持完成各项工作。

“看着他们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我很多次都禁不住流泪了，他们是多么可爱的一群人啊，没有名，没有利，为了国家，为了信仰，就这样长年坚守着，我拿起激情的笔，记录下他们壮美的面孔。”

于成松在南极画了83幅画，走的前一天，为了补拍世界风光艺术宣言的照片，于成松又一次走进了冰